

万家灯火

繁花似锦

● 宋香宁

刘嫂子第一次到我家玩,我的大儿子才四岁,她瞅着杂乱的房间一脸笑意,告诉我玩具等物件怎么来收拾,说话间,就帮我把整个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就在我平时写作的桌子旁,阳光洒在干净的地面上,窗帘随风漫动,刘嫂子说可以养些花,心里记挂着花开花落的规律,用不了多久家里就能繁花似锦。

刘嫂子的丈夫王兄总是嗔怪地说,他的白衬衣用不着天天洗,刘嫂子还要每天一洗,这不是就把上等的衬衣洗坏了?我总觉这话中更多是自夸的成分。刘嫂子就笑,这个老王,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王兄接下来全都是说哄人的好话了。

刘嫂子是与你我一样的平凡人,却让平凡的日子生出令人喜乐的花来。她在单位工作时就深受同事们的喜欢,干什么都勤勉,后来退了休,就把重心放在经营家庭和自己的身上。她对我说,只有自己生活得比较好,才不让家里人操心是不是?说这些话时,她美丽的大眼睛里闪着期许和欢喜的光。她说自己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家里打扫干净,空闲时间,就游泳做瑜伽。我们这些小字辈,如若有什么事情求助,刘嫂子就马上打过电话来,或者直接来到我家,面授如何过好生活的诀窍。

时间碎片

忽有故人心上过

● 耿艳菊

秋阳杲杲的上午,去市里办完事,见街对面是一片古老的胡同区,老树,灰瓦,四合院,一派苍古和气,阳光下,愈发显得静谧安适。看看时间尚早,就走到了对面。

走进一条胡同,清朗的风阵阵袭来,夹杂着一种很熟悉的甜香,令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喜悦。越往前走,甜香越浓郁。又走了一段,香味更浓郁了。右边有一截长长的精致的灰色围墙,墙面上很有秩序地雕刻着一些花卉的图案。

眼前豁然一亮,人已站在了气势轩昂的朱红大门前,两株满枝金黄色细碎花朵的桂花树就在眼前,这就是香味的源头,惊喜之下,简直想和这两株盛开的桂花树深深地拥抱一下。

桂花树算是老朋友了,可在这个城市生活十多年了,还是第一次遇到正好绽放着的桂花树。

两个游人也停下来欣赏桂花,他们放下沉重的背包,给桂花树拍照,在桂花树前留下惊喜的笑脸,让镜头定格此时此地的一场美丽的遇见。

看着两个游人嘻嘻的笑脸,不禁想起了和昔日故友在老家县城于桂花树前拍照的情景。

那时,我刚从市里转回县城读高三。面对高考的压力,又是初来乍到,陌生和焦虑交织,我整天低头不

秋色秋韵

斑斓的坡野

● 薛立全

秋深日进,万物尽显疏朗,坡野里,草木尽染,五彩斑斓。我喜欢这个季节去乡下走走,感受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律动。

沿着老家村外弯弯曲曲的小路行走,路两旁是笔直的法桐,树叶经秋风吹拂,变戏法似地由墨绿变成了浅黄,层层叠叠,上下翻飞,状如蝴蝶。远处,蜿蜒的小路像黄色的河流,在高低起伏的山地上流淌。小路两边,是高低错落的粮田,麦苗破土而出,近看稀疏而柔弱,远看则像成趟成行的淡绿色飘带,铺陈在田野上,不禁让人联想起初春的原野,有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意境。

顺着小路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,脚下的杂草一片枯黄,随风摇曳。山崖上,一片片黄栌和红枫争相展示鲜亮的火色,红得动人心魄,令人陶醉。这样的火红有的连成一片,有的弥散分布在山峦间,在绿色松林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醒目。漫山遍野的柞树本是阔叶的绿叶树种,进入深秋,摇身一变,叶片染成黄色,山风一吹,黄叶沙沙作响,就像耳旁响起阵阵风铃。

我正出神地遥望着山顶的秋色,突然间,清脆的皮鞭声随风传来,循声望去,不远处的山岗上,露出斑驳的羊群,放羊人挥着鞭子,哼着小曲,悠然自在,羊群一

我记得刘嫂子教我种花的话,不是每一种花都适合自己,在平常生活里,寻找合适的花,然后培育繁殖,摆上窗台。风、水、土、阳光,我琢磨着花的生长所需,羡慕别人养的花,可是自己却养不好这种花。最终,还是适合自己的这些花,经年累月,已经开满了窗台。我父亲患病的同时,得到了刘嫂子病重的消息。父亲不到两个月就故去了,比父亲病重的刘嫂子坚持了近三年。

丈夫约王兄小酌,他一如既往地说着人生事。后来,我们知道,前些天刘嫂子离开了这人世间。

在朋友相聚的场合,见到王兄,所有的话像是在见面的一瞬在眼睛里都说完了。把酒言欢,朋友们渐渐离席,王兄和我说起了刘嫂子,想啊,确实想,原来家里还有这么个人,现在就是空落落的,你说,多少日子才能走出来?我说,三年能好些吧,你看,过去你还说,嫂子把你的衬衣一天一洗,现在是不是她不能再给你洗衬衣了?王兄突然间哭出声来。

我不知道王兄什么时间离席的,只是喝下去的水酒和着满腹的悲伤止不住地吐出来。我父亲也好,刘嫂子也好,这些故去的亲友无不曾经努力地活着,他们离开的方式有的决绝,有的挣扎,无不是蕴含着对亲人故土的深深眷恋,他们都是把似锦的繁花留在了人世间。

语。前桌的影却是个开朗热情的女孩,下课后总是喜欢找我聊天。我发现影也喜欢读书,我们聊文学,聊梦想。我渐渐走出了忧郁的状态,和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很快,中秋节到了,备考时间紧,学校只放了半天假。我没回家,就在宿舍里洗衣服。下午的时候,回家过中秋的影返回了学校,跑到宿舍找我,拉起我就往校园外走,神秘地说:“带你去个好地方。”

影带我去的地方正是东湖,虽然离学校很近,在宿舍里就能听到水声,但需要绕一大圈才能到。东湖边有一排桂花树,正在盛开,繁盛的桂花映着粼粼的湖水,美得令人震惊。影从包里掏出向她姐姐借的相机,我们就在桂花树下拍照,笑容和桂花一样灿烂。

天快黑了,我们依旧磨蹭着不舍得回去,便干脆坐下来,闻着甜甜的桂花香,享受着爽朗的秋风,欢喜地等月亮升起,看皎洁的月光轻轻地落在湖面上,调皮地又爬上桂花树的枝头。

《己亥杂诗》云:“问我清游何日最,木樨风外等秋潮。忽有故人心上过,乃是虹生与子潇。”

木樨就是桂花。木樨风外等月光,这浪漫诗意的情景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了。影一直在家乡县城的小学教书,我们有好几年没联系了。而我一直漂泊异乡,很多年的中秋节没有回过家乡了。

秋天是个相对复杂的季节。对乡间而言,它不像春季,一场透雨淋下,上年冬里翻耕好的地里,阳光乍照就有缭绕的地气升腾起来,布谷鸟急三火四那么一叫,春种便颇有声势地启幕了。夏天来得突然,蝉们隐在枝桠间“吱吱”几声,人会陡然觉得弯腰立起都会热出汗来。冬天更明显,皴脸的风一刮,漫天雪花飘落,世界随即沉寂下来。唯有秋来得缠绵,像胶东,即使过了立秋季节,虽已秋风瑟瑟,但也并未马上就“寒上秋来风景异”。天地之间萧杀之气由夜

间渐渐凉起,得差不多等到霜降。

暮秋,乡下人照例不得闲。为过个安稳冬季,把一家老小的日子像玉珠子一样匀称地串联好,藏秋是糊弄不过去的一关。胶东乡间,村人藏秋都抢在霜降前,忙而不乱,热火朝天。大家都晓得,藏秋要滑头,冬来找罪受。

胶东村舍,正屋垒有火炕的间口上方都留有福棚,这方福棚是秋藏主粮地瓜的上等之处。焦干的豆叶铺底,穰草将边角塞满挤实,地瓜就可以肩并肩、身贴身地入棚了。北风呼啸,抑或白雪覆地时,村人常伸手试试福棚边角有无凉风挤进来。

在天井向阳处竖起木桩,把剥光外皮的苞米棒子两两系好,绕木桩依次往上搭,顷刻,农家庭院里便张扬开晃眼的亮色。金子般的色彩,是村人半年的汗水结晶。木桩就那么笔挺地立着,绕满周身的苞米棒子就那么赤裸裸敞亮着,风雨雪雾任其肆虐,直至来年蝉鸣响起,这藏秋中的主角苞米依然本色不丢。屋檐下叮叮当当钉好木橛子,东西两端绷紧绳索,谷穗子、蒜头瓣、辣椒串、萝卜缨、柿子干……

一股脑挂将上去,既丰富了藏秋内容,又无意中在天井里用果实涂绘了一幅斑斓的秋色图。天天瞧着这幅好看的图景,冬天便在村人心中暖了起来。

藏秋,村人更大的心事是藏种粮。种子是曙光,是来年的希望。霜降离村梢还远,村人就下到谷地,俯身专瞅穗子个大的挑。走到苞米地,村人猫身潜行,为籽粒饱满的棒子做标记。到了花生地,村人弯腰薅出一墩,抖落干净,一大嘟噜双仁花生元宝一样可人,村人喜不自禁:“都是上等的种粮!”村人将种粮高看一眼,隔三岔五向着媳妇嚷嚷:“再用用心,别受潮,莫叫鼠咬。”

眼看着霜降到了,村人似乎不急不慢。择一处离涝洼远些的高地,丈量好横竖宽窄,便挥锹舞镐,一层层鲜土被刨起、铲出。媳妇站在旁边:“再深刨一层吧,免得冬来天凉,窖子挡不了风寒。”刚到晌午,两方偌大的菜窖落成了。叫秋风吹透,让秋阳晒干,等彻骨的寒意袭来,全家人一起将刚刚收来的萝卜、白菜在窖子中个挨个仔细码摆齐整……村人放心了,媳妇抿嘴溢出笑容,他们晓得,一家老小饭碗里飨人的滋味不日便可飘散开来。

秋意愈发浓郁,屋后刮来的风更具萧杀之气。趁暮秋农闲,再赶几个集市,多买几袋化肥,多购几捆地膜,还有春里耕地的犁铧也得再弄两套,为的是不误转年即来的春耕春播。

藏秋,是乡间庄户人家过日子的重要章节,内容丰富,过程暖人。每每秋风起时,村人温暖的炕头上便开始有藏秋的话题。及至严寒来临,家家日子不误,户户行事有序。这其中蕴含着一代代村人无法一语带过的聪明才智。

烟火人间

藏秋

崔启昌

来稿要求 1000 字—1500 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zaobaoe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
“文化青島”

征稿启事